H. H. MU
CHINESE LIBRARY

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

廣右戰功叙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悍之未幾調征永安甞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捥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鐙鞺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

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惱失弩僂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我
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麇
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
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
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
事義寧賊冦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
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所閉隘　入果無兵守於路擒敗者數人
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獞亦以公斬閉隘

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綠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

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爲縿刻頃成數百旗挿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碎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筭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

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
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
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
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柰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
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
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
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柰何曰此不足憂土
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
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
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

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
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
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
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
粮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
僅有自齎家粮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
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
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粮而請并
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粮吾
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

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
工堯背插旗爲號煮餘粮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
戰賊殊死鬬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
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巳至
大上打旗初岑璋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
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
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
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軍乗之斬猛子邦彥
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乗勝攻
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

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圖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歷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

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刼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

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刼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鋐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叅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累我兵殺數十人而臨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芟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

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菱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菱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叅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猺間説於公

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閨闥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鵰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

陰爲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爲圖勝筭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

詗賊衆感諸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峝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劉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

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
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
之也公始至郴令諸猺得出入儥買游嬉城中無禁
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
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
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
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
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
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群婦中
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

夫爲吾夫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
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
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
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
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
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
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猺婦皆快
快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
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
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嫉之使言或諸猺

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菅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逝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讐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

不爲賊時見殺或弩背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
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旣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
奈何助賊戰吾劓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
凡所鵰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剿所
過他巢或刀弩而門閗旣還軍則檄曰若柰何刀弩
而門閗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劓自是所歷百數巢竟
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閗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
刵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
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
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慴不敢隱盡還所虜掠

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余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卒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

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
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
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
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
率走之他巢 他巢人又赫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
他巢嚇之則又走跰血瘇以死或餒槁崖谷公又每
以甚雨凄凍風寞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
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毛毷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
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
頂見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

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

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髆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爭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擒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

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擒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

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刼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獞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獞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獞諭諸獞曰諸獞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獞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獞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

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皆受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刳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狠兵爲少

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獞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獞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獞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獞攻獞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狡因託言

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濬召其酋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還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欲為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今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扇賓

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
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
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
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
叩留曰聞鎮安縶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
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
呼留至寢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刼
城若欲殺人刼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
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
乃留之納留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

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

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請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眞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内金公怒罵曰金非賊柰何不内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笑曰若

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矣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此八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

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文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牆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令一以付留可無驪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客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詣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

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貫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柰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巳行七十里至思籠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衞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

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
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
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
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
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
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
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
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
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
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

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华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

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
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
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内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
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閒謂金曰楊留殺手百
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
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
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令去
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
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
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

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

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
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
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
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
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
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
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留奏功矣因見留於
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
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
往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

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巳責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躑躅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廵捿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欵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丼心於金則兩客相鬬而主受其釁㩁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剥筍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筭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

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閒捕之而客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崗未嘗不來其來雖

桀猾宿惡未嘗輙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
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决公
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
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
府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
人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
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
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
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
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

計戕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剸股鉤刺脊繫鐵鎖拽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盖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求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求求魁壞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齪齪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明道語畧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盖聖人賛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

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間
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
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
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
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
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
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
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
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集義不如此則爲
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盖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徃徃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古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所謂發易之蘊者莫如中庸之書先生之

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爲力以存之者耶其爲活潑潑地者耶其爲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畧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爲多也而題之曰明道吾畧嗚呼

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岐文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跕鳶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

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陿以驚江急峽闘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盖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峩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

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累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辯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守也於重慶盖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

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諧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欷歔慘慄而如墮其叙勝也又可以使人颼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竒士之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邂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

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恍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頊然釋志于驚江絶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汚君而爲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儼然有南面之尊可

謂漸染于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
謂之逸民何耶盖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
而一無所緇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
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
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士
之嗜欲敺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求
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自
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精研
乎義利盖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而其貌
冲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槖乞其

身有耄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強健之年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蚤歲即知慕公公為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隆隆之門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游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廻老屋數椽堦前鳥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柳下

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盖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為工者也而其清遠閒散耿介獨立之氣黝乎其淵藏瑲乎其金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為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蘄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

位大臣又當
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為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在余既校而正之以還于公而周君汝礪亦素慕公者也將刻之以傳俾余為之題其首

劒泉奏議集序

劒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
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乂以充庶位尤注意臺諫

選公於是以才召入院爲御史凡所建白多見採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營兵怙勢爲奸利士大夫以爲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已而相繼攻之者益衆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不悛後

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蓋去公上疏時十五六年而公之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閘猶在議者屢請脩復而京師大猾倚陸運侔利往往爲飛語摇之公始建議

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賴
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
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戸部歲省運錢十二萬緡此
則公言之旣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
消未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時者多以公言爲
是也公始令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處州
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其事公爲人敏銳闊達藝
於世務而圓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鍔捷露課功策效
不爽一髪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
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貫穿今古

不足爲難惟切中事情若操刀而割刃隨手下卒無一刃不當肯綮乃爲難耳此蓋公之所自寓乎褎公在御史時又嘗爲余言儻得在塞垣之閒當爲國家鞭箠韃靼鎖吉囊唵噠之頸而致之闕下蓋公自量其方畧氣力有足辦此者以其不至大官故其所設施者不竟雖然是集也可以觀公之槩矣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其時所與游多慷慨奇節之士已而謝事家居鐔朧

聲利晩乃刋落華葉潛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澤肥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眞率苦淡之節而使海內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性以共其樂於山林泉石

之間盖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旣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尚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　儆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群居儆戒相成之益此聲承集之所爲錄也盖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讌游結納豪傑爲美誕於切磋儆戒相成之

誼未著也衞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尚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與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尚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今漸齋子脩名砥節不啻如柳某其尚賢取友如獻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衞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所爲書讀其所爲書而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是

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爲後人尚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予與三人之感矣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于集中其亦不謂幸也夫

筆疇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鬬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鬬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擊嘲諧詼謔於其旁則釋然一噱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宾（或嬪）懼之以上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媪爲之張皇神鬼指徵禨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

苟可以解忿鬬則嘲諧詼諢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寘兇則神鬼機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禨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鬬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爲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醕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

忿慾之諸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郤曲以晦世而免禍爲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劉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狷忿鬬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玉既得其全書于是併刻之以

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王君注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筭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為之營救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

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爲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爲黄帝書盖戰法自黄帝始也顧其文簡與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説爲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筭占候亦綴焉以爲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盖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爲營縱輕銳往當匈奴責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爲

八陣鈎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説以爲得吾書而用之内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爲易事盖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鼙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筭之果不能

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石屋山志序

凡情攖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軒裳圭組此亦奚足絆人而貪者中之如魚之中餌不能自解於是有人焉知是之足以爲累而欲自逃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爲得所樂不攖于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得也則或嗜深玩奇窮乎幽絶勞精神而不知止其據而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顧戀而其既去也則

或悵然有失如還客之思其鄉習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决性命之情以攖於物而喪失其所樂則一也孔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仁則不必見山而所見無非山者知則不必見水而所見無非水者故仁者未嘗不樂山然非待山而後爲樂也知者未嘗不樂水然非待水而後爲樂也非待山水而後爲樂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情生則亦非違境而情歇矣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其樂未嘗不在則雖仁者之于水知

者之于山亦是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足爲礙至於軒裳圭組不足爲繼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自得者以此而已石屋者安成山水之勝處也彭君隱焉而樂之旣官於四方而恨不能與俱於是纂爲圖若干卷凡巖洞之嶔崟飛泉之噴薄草木禽魚之窈窕朝靄夕霏之變化不假登頓不勞騁望而宛然坐得于此不離乎軒裳圭組之間渺然自縱乎幽遐詭異蕭散之觀雖人之未嘗至石屋者亦將於是焉可以神游而意到也君信可謂能樂于山水矣然吾不知君之樂豈以厭軒裳圭組之爲累而欲自逃于此歟

或悵然于懷而不能自已歟抑其中固有可樂聊以寄于此歟君苦志好學而從事于仁知不欲爲亢世高蹈之士而欲爲中行君子其必有不攖於物者矣其必有不待山水而後爲樂矣因叙以問之

東川子詩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爲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

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强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閧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鬬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愾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惻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

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歌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踈徤絶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爲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爲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

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中庸輯畧序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

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騖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者　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
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
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
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
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
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
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
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
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

猶易辨也佛之寓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闊而其爲説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

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
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
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
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
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
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内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
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
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
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
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

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